

# 佛教文化的社会价值与影响<sup>\*</sup>

学 诚

内容提要：佛教文化在推动文明进步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文化成就，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在现代社会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物文化的严重弊端也开始显现。现代性危机归根到底是一场“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是物文化无法超越自身局限性的必然结果。只有我们的文化精神超越物文化、达到新的层次，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这场危机。文化精神的向内超越，必须借助于丰富深刻的智慧见地。在东方文化的土壤中，这种内向的心灵智慧发展得尤其充分，东方圣哲们的智慧结晶共同构成了“心文化”的主要内容。这场朝向内心的伟大进军势必开启人类社会的第三次伟大变革。

关键词：佛教文化 社会价值 现代危机 心文化 文化精神

作者简介：学诚，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北京龙泉寺方丈。

## 一、佛教文化的历史影响

英国诗人阿诺德（1822 ~ 1888）称佛教为“亚洲之光”，这是一个很贴切的比喻，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其寓意。其一，在西方人看来，光象征着创世与起源。宗教学家麦克斯·缪勒（1823 ~ 1900）把宗教的凝聚力量归为一个民族得以形成的最主要原因。<sup>[1]</sup>历史学家斯宾格勒（1880 ~ 1936）曾说：“世界历史即是各伟大文化的历史”，“民族乃是文化的产物而非文化的作者。”<sup>[2]</sup>可以说，佛教是第一个真正超越了民族界限的伟大文化。历史上，佛陀的法音遍及亚洲各个角落，各个民族几乎都有过或长或短的“佛教化”时期，佛教因而成为亚洲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母亲以及联系彼此的精神纽带。其二，光还是智慧与辐射力的象征。佛教“精神思想的深刻内涵发射出的号召力，使它在东方世界取得了无以匹敌的胜利。”<sup>[3]</sup>“中国的佛教是当时最活跃、最有影响和最先进的思想体系，它一直是北印度和中亚诸国吸取新的推动力。”<sup>[4]</sup>正是佛教的深刻思想，将亚洲文明整体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历史上看，佛教文化的社会影响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推动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1913 ~ 2004）认为，佛教“使欧亚大陆的文化整体化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在亚洲起了伟大的文明融合作用”。<sup>[5]</sup>在印度，佛教倡导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破除祭祀万能的宗教迷信，否定壁垒森严的种姓制度，形成了一场印度的“宗教改革”运动，完成了印度文明的自我更新。在中国，通过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长达七百年的“佛教时代”<sup>[6]</sup>，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深度交融而形成“儒释道合流”的崭新文明形态，并对东亚各国产生了深刻

<sup>\*</sup> 本文为第十四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上的基调发言内容，2011年11月2日于韩国江原道襄阳。

[1] 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1页。

[2]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二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50-151页。

[3] 尔弗雷德·韦伯：《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75页。

[4] 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隋唐史》，第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5]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6] 康拉德·希诺考尔：《中国文明史》，群言出版社，2008年，第65页。

影响。在东南亚，佛教被多数国家接受为全民信仰，成为自身文化传统的主要载体。

第二，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文化成就。佛教在逻辑、语言、技术、医学等方面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哲学、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天文等方面成果斐然，为后世留下了无比丰厚的精神宝藏和文化遗产。据统计，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分布在东亚、南亚、东南亚地区有关佛教的文化遗产占整体的 40%。

第三，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佛教寺院在历史上具有学术机构、教育场所、慈善机构、图书馆和文化中心等多重角色，佛教经典得到精心的翻译和保存，其学术思想得到充分的交流和传播，僧侣成为知识与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当社会陷入战乱或动荡时，寺院还为广大民众提供衣食的庇护和信仰上的依靠。近代以来，佛教还成为亚洲各国抵制西方殖民主义、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重要精神支柱。

第四，增进地区间的和平与友谊。“最重要的并非由征服所引起的文化传播，也许是佛教被传到中国。”<sup>[1]</sup>当其他宗教每每陷于宗教战争或教派冲突的泥潭时，佛教徒们发扬慈悲宽容的精神，致力于消除相互的敌意。阿育王皈依佛教后，宣布不再发动侵略战争，平等对待一切宗教。在玄奘取经、鉴真东渡、日本遣使入唐等交流活动中，求法及弘法僧侣们接受或传送的不仅是珍贵的法宝，还有先进的文化和真诚的友谊，为后人永远铭记。

## 二、现代性危机与文化精神

重新发掘佛教文化的现代价值，对于思考 and 解决当今人类的社会问题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肇始于近代西方文明并扩展至全球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社会亘古未有的巨大变革，在物质文明上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社会价值和个人精神等诸多层面的严峻危机。“世界观察机构”发出警告：“随着世界进入 21 世纪，国际社会要么团结起来共同扭转危机，要么陷入环境恶化和社会解体的恶性循环。”<sup>[2]</sup>20 世纪初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 ~ 1920）深入探讨了现代性危机的形成原因和主要特征，在学术领域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借助他的思想，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现代性危机的来龙去脉。

韦伯认为西方近代社会起源于两次理性化过程——文化理性化和社会理性化。文化理性化表现为前现代社会一元论的“世界图像”逐渐解体，由宗教提供的完整统一的价值秩序和意义诠释毁灭殆尽，价值领域分化出三个各自独立的领域：科学与技术（自然）、道德与法律（社会）、自我表述与艺术（自我），每个领域遵循不同的价值标准和发展逻辑。社会理性化则表现为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成为人类行为的主导模式，资本主义企业、现代国家机构的诞生标志着经济、政治等社会结构的全面理性化和物化。韦伯敏锐地意识到，价值多元化是理性“祛魅”的必然结果，不同价值体系的紧张冲突（即所谓的“诸神之争”）将长期存在并且无法从根本上化解。正如哲学家卡西尔（1874 ~ 1945）形容的：“各种思想的这种对立并不仅仅是一个严重的理论问题，而且对于我们的伦理和文化生活的全部内容都有着急迫的威胁。”<sup>[3]</sup>后继的学者们不满足于韦伯笔下的悲观前景，希望通过完善社会的运行机制来解决危机。代表性的理论有帕森斯（1902 ~ 1979）的“社会系统论”，哈贝马斯（1929 ~ ）的“交往行为理论”，罗尔斯（1921 ~ 2002）的“正义论”，卡尔·波普尔（1902 ~ 1994）的“开放社会”等。

[1]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 年，第 35 页。

[2]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致读者》第 10 页。

[3]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第 29 页。

我们认为，现代性危机的解决途径不能仅限于社会制度的调整与改进，而应该进行一次人类文化的根本性转变，促成社会的整体变革。这是因为社会与文化是紧密相关的，文化是社会的精神内涵，社会是文化的展现形式。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已经深刻地洞察到，启动社会整体变革的关键因素在于一种相应的文化精神。事实上，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伴随着文化精神的同步演进。例如，从原始社会到前现代社会的变革，其文化精神是轴心时代产生的宗教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神文化”；由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革，其文化精神是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可以称之为“物文化”。

在现代社会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物文化的严重弊端也开始显现。由于对物质文化的过度执取和疯狂追求，西方文明逐渐失去了清醒的反省能力，尽管在“自然”、“社会”领域获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自我”领域却越来越深深地陷入困惑与迷茫。由价值多元化衍生出来的意义丧失、价值分裂、过度主观、信仰虚无、自由泛滥等诸多问题，更是“自我”极度贫乏的具体表现。思想家舍勒（1874～1928）忧心忡忡地指出：“研究人的各种科学与日俱增，层出不穷，但是无论这些科学如何有价值，它们却掩去了人的本质，而不是照亮它。……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前一样，人对自身这样的困惑不解。”<sup>[1]</sup>从“自我”的困惑与迷茫还衍生出个人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前者反映出“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后者反映出“自我”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如果任其恶化下去，其后果将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崩溃和生存环境的毁灭。因此，现代性危机归根到底是一场“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sup>[2]</sup>是物文化无法超越自身局限性的必然结果。心理学家弗罗姆（1900～1980）预言到：“我们的时代只是一个过渡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终结，也是一个开端。”<sup>[3]</sup>只有我们的文化精神超越物文化、达到新的层次，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这场危机。

### 三、心文化——人类文化的未来方向

文化精神的超越方向不是指向外在的环境，而是指向我们的内心世界。卡西尔提出：“从人类意识最初萌发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sup>[4]</sup>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指出，“拯救之道不在社会关系领域里，而在个人内心精神生活的领域；只有战胜了自我，人类才能获得拯救。”<sup>[5]</sup>心理学家肯·威尔伯（1949～）认为，“如果我们真的想达到世界的统合——经济上能维持长久的景气和繁荣，生态上能达到持续利用，文化上能包容异己——那么于外在的科技潮流之外，人类还必须朝着内心的方向发展，从自我中心到社会中心到世界中心，由此才能产生开放与容忍，尊重个人的差异性，并防止科技朝向毁灭的方向发展。外在的潮流已有很多无法扭转的趋势正在发展，只有内在的发展才能使灾难转向。”<sup>[6]</sup>

文化精神的向内超越，必须借助于丰富深刻的智慧见地，虽然人类的知识产量以指数形式急速增长，可是掌控知识的智慧之手却显得如此势单力薄。因此，“如何平衡知识和智慧正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科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警告说，“人类作为一个种族的未来取决于这种平衡的结果。”<sup>[7]</sup>在东方文化的土壤中，这种内向的心灵智慧发展得尤其充分，佛教讲“内明之学”，儒家讲“正

[1] 马克斯·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导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页。

[2]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页。

[3] 弗罗姆：《为自己的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225页。

[4]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5页。

[5]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311页。

[6] 肯·威尔伯：《一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0年，第340页。

[7]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页。

心诚意”，道家讲“乘物以游心”，东方圣哲们的智慧结晶共同构成了“心文化”的主要内容。因其深深触及人类的本性，故具有超越时代、超越地域的不朽价值。出于对东方心灵智慧的深刻领悟，雅斯贝尔斯将佛陀、孔子、老子的智慧列为人类精神永不枯竭的源泉。我们有理由期待，这场朝向内心的伟大进军势必开启人类社会的第三次伟大变革。第一次变革发生在“轴心时代”，即由原始文化转向“神文化”，形成了以宗教为基础的社会道德体系；第二次变革发生在西方近代，由“神文化”转向“物文化”，形成了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体系；第三次变革则将由“物文化”转向“心文化”，构建以不二智慧为基础的自我心智秩序。不二智慧所要克服的就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进入 20 世纪以来，佛教禅法在西方宗教界、科学界产生了广泛回响，彰显出心文化的普适意义。60 年代，天主教神父葛兰汉、乔史顿等人引进佛教的禅法，开创出“基督禅”。<sup>[1]</sup> 弗罗姆通过深入比较禅宗与精神分析得出结论：“可以较为确定的是，对禅的知识及实践，能够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与技术上产生最为丰富和清楚的影响。……禅宗思想将会拓展和深化精神分析者的视野，并帮助他达到一种更彻底的观念，即对真实的把握作为完全自觉意识的最终的目的。”<sup>[2]</sup> 所以，心文化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东西方文化交流沟通的共同基础。当今西方的有识之士已经深刻认识到了东方智慧的重要价值，希望借此克服西方文化的内在缺陷。其中肯·威尔伯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西方有自己的相对真理，东方也有自己的相对真理，但是从东方我们可以得到对绝对真理的理解。我的主要观点就是明智地融合东方与西方的相对真理——双方共同以空性作为基础，相互交织成完整的脉络。”<sup>[3]</sup> 因此，重新发掘东方智慧传统的现代价值是实现人类心文化的关键，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将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宝库。

#### 四、走向世界的佛教文化

我们欣喜地看到，古老的佛教正在焕发新的青春，从“亚洲佛教”向着“世界佛教”稳步转型，佛教文化的现代价值开始得到世界范围的肯定和赞扬。神学家汉斯·昆（1928 ~ ）高度评价道：“人们在新的世界形势之下，需要更多的同情、平和、温润、喜乐、宽容以及和谐，而这一切，正是佛陀精神的实质。”<sup>[4]</sup> 印度人权革命之父安贝卡（1891 ~ 1956）认为只有佛教全部符合理想宗教的四项判准：1. 激发人类和社会价值的极致；2. 与理性相契合；3. 激励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精神；4. 不把贫穷“神圣化”。他最终选择皈依佛教，并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佛教复兴运动。

佛教尊重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的真诚态度，在当今世界的多元化语境之下更显示出重要的现实意义。佛教文化展现出的广大开放性和深度包容性，令世人刮目相看。佛陀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域的差异性，因此制定出随方毗尼，教导弟子尊重各地的风俗习惯：“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五分律》第 22 卷）在汤因比看来，“佛教在传入一个国家后，一般都能与原有的宗教友好相处，我们希望这种佛教传统能够流行于世。”“在一个物质上统一起来的世界里，如果佛教是唯一传教的宗教，那么个人的选择自由将能得到保障。”<sup>[5]</sup> 佛教还具有不执成见、兼容并包、广纳一切智慧成果的开放心胸，如圣天菩萨所说：“有智求胜德，亦爱

（下转第 8 页）

[1] 李四龙：《欧美佛教学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04 页。

[2] 铃木大拙，弗洛姆：《禅宗与精神分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64 页。

[3] Tomoko Masuzawa, The Invention of World Religions, 2005, 136. 转引自李四龙：《欧美佛教学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14 页。

[4] 汉斯·昆：《世界宗教寻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第 227 页。

[5]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年，第 265 页。



的信仰背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相信宗教界能够做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为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意见》在第六部分，对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要求。遵守这些基本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坚持“依法开展活动，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既是尊重法律权威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宗教界自身权益的根本保障。坚持“坚持自觉自愿，注意量力而行”的原则，才能在践行信仰与服务社会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充分发挥宗教界的优势和特点。坚持“规范科学运作，提高管理水平”的原则，是现代公益慈善活动的重要特征和基本要求，也是宗教界应当努力的方向。坚持“接受指导监督，注重诚信公信”的原则，是公益慈善活动正常开展的关键所在。

《意见》强调，“不得在公益慈善活动中传播宗教”。在开展公益慈善活动时恪守人道、公正和中立的原则，不将公益慈善援助用于政治和宗教目的，这是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和遵循的行为准则，也是保证宗教界公益慈善活动正常开展、争取社会认可的基本前提。比如《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运动和非政府组织灾害救济行为守则》就明确提出“援助不应被用作来促进某一特定的政治或宗教立场”。《意见》的这条规定，与相关国际惯例是一致的。当然，这一规定显然不应当被理解为不得对宗教界开展的公益慈善活动进行适当的宣传报道，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准确理解和把握。

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有深刻的信仰基础、悠久的历史传统、较高的社会公信度。《意见》的发布，无疑为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带来了一股春风。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宗教界和相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宗教公益慈善事业一定会迎来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责任编辑 杜 澄）

---

（上接第 12 页）

他真理，日轮于地上，有目皆共睹。”（《四百论·破见品》）例如，佛教的因明学正是在借鉴印度正理派逻辑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套宏大完备的逻辑体系，不仅成为阐扬佛理的有力工具，而且实现了印度逻辑史上的重大飞跃。在佛陀看来，“一切法皆是佛法”（《金刚经》），世间的一切学问都是佛法深邃智慧的应机开显。正因如此，佛教通过跟各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才能够不断地增益自身的光辉，结出累累的智慧硕果。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尤其重视与当地的知识阶层与文化精英的接触与交流，在他们的参与之下，容易形成适合当地文化的佛教传统，这是佛教本土化的宝贵经验。这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佛教提倡慈悲与智慧的圆融，把宇宙万物看作相互依存、彼此观待的整体网络。人类之所以难以和平共处、相互尊重，正是因为各式各样的“中心主义”为自他之间设下过多的界限。而弘扬佛法正是要消除这些不必要的界限，实现人类共同的福祉。

（责任编辑 杜 澄）

### **Rethinking Islam and Secularization**

*Wu Yungui*

**Abstract:** Religion as a social entity and a form of social culture is in a two-way interactive relation with the human society. In any human society, the secularization of social life as well as the norm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eligious morality are different yet interconnected phenomenon. The paper presents a theoretical summar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Islam and secularization as shown at three characteristic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Islam.

**Key Words:** Islam, Secularization, History, Theory

### **Religious Charity: Great Expectations**

——At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of Views on the Encouragement and Normalization of Religious Groups' Involvement in Charitable Works

*Jiao Ziwei*

**Abstract:** Views on the Encouragement and Normalization of Religious Groups' Involvement in Charitable Works is an important policy document published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in cooperation with several related governmental agencies. As a participant in the drafting and publication of the document, the author talks about its purpose, his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and his own understanding on several major issues in the document.

**Key Words:** Religions, Public Good, Charitable Works, Policy

### **Social Value and Influence of Buddhist Culture**

*Xue Cheng*

**Abstract:** Buddhist culture has made magnificent cultural achievements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social rol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cultur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As the modern society matures, the defects of a culture of materialism are ever more evident.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is in the end a “crisis of human beings' self recognition”, as the logical outcome of the limits of a materialism culture unable to transcend itself. The crisis can only be eliminated when the spirit of our culture is elevated to a new level, in transcendence of materialism. The inner transcendence of the spirit of culture must learn from rich and deep wisdom insights. This inward spiritual wisdom is particularly developed in an environment of Eastern culture. Wisdoms of the Oriental sages constitute the major contents of the “spiritual culture”. This orientation to the inner self will launch the third great revolution of the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Buddhist Culture, Social Value, Crisis of Modernity, Spiritual Culture, Spirit of Culture